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鄰汝

唐允諧尹季參閱

郭文毅集

疏 郭正域

法祖停稅賦 止濫停稅

稱述祖德以諷當時忠愛藹然尤得史臣之体

臣見近年以來中外民心愁苦怨嗟大小臣工法言巽語未蒙 俞允夫 皇上之天下 祖宗艱難辛

苦之天下也、皇上之百姓、祖宗休養生息之百
姓也、皇上猶未肯推己之心以及天下則未有以
祖宗之事告 陛下者、臣忝爲史官之長、習見
宗時故事、昔人有言、史以事諫、臣不以 祖宗時事
告 陛下、臣溺其職矣、臣不敢多引往事我朝 列
聖享國長久、無久 世宗、 陛下聰明英武、當法
世宗、臣謹按實錄寶訓、列其事蹟、唯 陛下覽觀、嘉
靖初年御史陳實言廣東珠池宜罷、御史盧瓊言各
處鎮臣、宜罷疏入俱報聞、先是陝西鎮臣太監廖堂

誣奏華州知州劉錦、御史喻茂賢自其事、得　旨錦
復職。夫珠池有利。一言即能鎮守有官。一言報可。劉
錦一有司耳。一言即復。復劉錦。所以安人心也。此
世皇初政。一日而天下改觀也。嘉靖八年、三月御史
毛鳳韶疏言內臣外差太冗　上命如議。巳兵部上
所當裁者。宣府監鎗一、北路東路西路懷來守備各
一、薊遼鎮臺頭營劉家口太平寨灤陽營鮎魚石營
黃崕口峨嵋山守備各一、寧夏遼東甘肅各一、浙江
提督市舶一、得　旨盡革、夫鳳韶一言而所罷不下

數十餘處不下數十餘人凡此皆　太祖之所無而景廟　武廟之所增今一言而盡革數百年之弊政真大聖人之作為也嘉靖九年五月鎮守雲南右少監劉福安赴任請以家人十五人自隨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　詔降福安三級家人皆下法司逮問已而詔革雲南鎮守官夫福安所請者家人耳非投充之比也又十五名耳非數百人之多也世宗既罷其官又逮其人誠恐擾害地方小民窮苦無處控訴激成他變故重加懲刱也嘉靖九年七月

南京織昇進貢魚笋、勝索舟夫不遂、置笋不進、兵部言昇等騷擾抗　旨、詔下南京訊問、夫高昇進貢魚笋。原係土供之物、而需索舟夫、似可借口以嫁禍于地方。　世宗不罪有司之怠緩、而罪昇之害民、誠知進　御品物、經過州縣、敢不奔命、彼假言怠玩者、故以此聳　上聽、激　上怒耳。驛遞之苦、真不可不知供億之難、真不可不念。需索之端、真不可輕開也。嘉靖十三年四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奏請增官、下法司逮問、夫增官織造、未與民事也、輒從逮問、况事于

小民日奪其命日傷其心豈可輕易增人也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勛欲復各巡鎮臣倂令開採　上曰各處鎮守內臣不係　太祖定制旣而都給事中朱隆禧等劾勛所言黷貨殃民　上是其言已之夫郭勛小人但知言利取寵不顧國家大計所賴　世宗明聖不允其奏且　世宗初政傳播海內照耀天地光美世冊者無大于此舉而勛敢撓其美政誘以邪說若非　聖心獨斷則嘉靖數十年　聖政爲小人一言壞盡矣嘉靖二十年六月致仕通判趙儒士

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于潛開元松陽遂昌等縣銀塲可採 上命錦衣衛千戶蕭鏜往勘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銀塲僻在山峪溪谷小徑恐流四集劫掠村落乞行封閉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亦言唐弼等所奏大理開採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如其言 上曰各處銀塲旣有損無補卽如故封閉其領 勑官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

夫蕭鏜採取之命已下矣。一聞人言而盡止。趙璧唐弼之疏允矣。一聞人言而盡治罪。此等舉動。如雷如

建。上順天心、下順民心。凡此數條、載于國史。昭如日星。臣再四捧誦。反覆思惟　世宗舉天下鎮臣。一朝撤盡　皇上奈何數年以此輩布滿天下。　世宗不難于盡革前朝之故政。　皇上何難于更新自己之往事、人主至尊至貴、視此錢財、如糞如土、但當比隆前聖留名萬古、使天下謳歌鼓舞、祝延　聖壽、永保太平乃為貴耳。今內外官員。稍有志氣者。亦思砥礪名節。傳名後世。　陛下貴為天子。聰明過人萬萬而計不出此。何也　陛下以此遺子孫。臣稽之史冊。揆

之天道遺子孫以財不如遺子孫以安也　陛下勿以當今東西寧一。四夷賓服。東制日本。西滅楊僞。爲晏然無事也。自古亂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由此觀之。人主之威可以鞭撻四夷不可以塞小民之

口。可以駕馭臣工不可以結小民之心。昔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一日麥丘人謂之曰願君勿得罪于群臣百姓、夫以人君之尊。乃不可得罪于群臣百姓者何也。失百姓之心則失天下矣。失群臣之心。則失百姓矣。管子曰下令于流水之源者、順民心也、人君能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令無不行如水之流矣、 陛下奈何不與民同好惡而民之所好者。反加逮繫、民之所怨者、反爲庇宥。誠恐人心一逆、則號令必有壅而不行。號令不行無如小民何矣。

孟子曰民爲貴此之謂也、陛下聰明過人萬萬、奈何不効　世宗初政以臣觀之不但當法　世宗。又當法　高皇帝。臣又敢以　高皇帝之事告　陛下。昔洪武初年有言山東銀塲可興者、　高皇帝曰、銀塲之利我深知之、利官者少、損民者多、況今生民瘡瘵、豈可重勞、言者慚退、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臣言民間瓜菜柿棗畜牧有利、　高皇帝曰聚歛之臣、甚于盜臣、命執而罪之、又滅元之日、輸其寶貨至京　高皇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貨財非寶、帝

王自有寶也、 高皇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謂得賢為寶耳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收封樁庫為內藏室、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為公私、貽謀如此、何足為訓夫、 高皇帝之言如此。 陛下奈何不上法 高皇帝。伏願 陛下與天下更始。凡邇來敝政。盡行收罷。其無辜被逮諸臣。盡從寬宥。以順民心。以謝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之心。未嘗不在百姓也。如其不然。一方有事。而後撤一內臣。一方有事。而後易一撫臣。一方有事。而後下一 明詔。臣恐撫臣不勝

易也地方作難。內臣不能撤也百姓又不可家喻而戶曉也。但願 皇上以 太祖世宗爲法以百姓爲本勿吝改過如日月之明採擇群言如江海之量保全 社稷如泰山之安收拾人心招徠和氣如天地之壽臣愚得効涓埃且以不朽不勝大願

收買夷鈔疏

收買夷鈔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來伴送通把張懐呈前事稱闡化王差來使臣番僧堅剉朶爾只等說我們進貢到京綵段絹匹及折衣銀兩

俱是朝內給賞惟鈔錠遲滯不與銀段絹疋同散致
各夷在館守候日久只得賤賣與鈔戶不得　朝廷
實惠因候鈔又多費供應錢糧乞賜議處給與見銀
以慰遠人等情到部送司查得貢夷賞賜惟鈔錠最
難關給蓋以過運有期故常關乏而致夷人守候或
賤賣而去委應與之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寶鈔之制
所以濟金錢之窮而廣民生之用也後因行使不便
公私遂停不用然猶用以賞賚　天恩慎重片紙隻
字亦足昭榮示勸乃用以賞夷則有大謬不然者夫

使制鈔而無費工本也則可既費工本得不償失與之不足示恩受之苦于無用誠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夷人折賞鈔錠每起動以數萬計一時缺乏本夷段絹銀兩給領已久爲此令其候領我費供給之繁彼有失候之苦一不便也既領得矣無所用之或賣與收鈔者或徑與平人者甚或有棄置之者不惟仰負　天恩亦且屑越國体二不便也有等奸民營爲鈔戶專一收買官鈔每塊官價一錢三分而彼僅出二三用以納官復得一錢三分之價旋收旋納旋賞

旋收。在官費銀一錢三分。受賞者曾無二三分之實惠。而奸民獲六七倍之利。旋相周轉。如圜無端。是國家賞功之典。止供奸民倖利之資者。三不便也。如奸民李河通同本部辦官葉仲達、收買官鈔、將仲達問擬徒罪外司官親至河家查驗。盈房充棟、無慮數千百萬。用之納官。又不知冒若干官價矣。已經併送刑部收問外恐不止李河一人已也、合無今後如遇賞賚夷人。每塊改折銅錢二十文。彼歡然領受。既免守候之苦。又露實在之惠。且使奸民無所倖利。而冒

濫之費亦可少省矣況夷人數多日費供應既免鈔費又免供應之費誠莫便于此者再照寶鈔之不能

天下無其實而尚沿其名者須知此

與銅錢並用也既已灼知之矣猶然用以賞賜是明不以實惠惠下也惠不以實不如無惠而鈔關解進公私收買其弊又若此若並免解公私尤爲兩利但非本部職掌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即今關化王差來進貢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計鈔費該銀一百五十六兩若銅錢每人四十文共費銀三十餘兩今次即該省銀一百餘兩舊例鈔三分本色七分折色

即本色亦解銀至京，方行收買，合無于三分本色內，仍解鈔一半，以俟給賞，各官及王府差來人役，京操官軍，一半改折解銀，以爲造錢工本，給賞各處夷人等用，庶無干司農之帑，而徑久可行。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行勘楚藩

楚事干右執，案郭明龍以此得罪，四明妖書事起，几隨不測，此係公生平大事，故特存之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濙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濙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

聞又月餘而臣始奉　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

奉　聖旨、覽王奏恩宗罪狀多端、各部院參看來說

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

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

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

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

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告臣照

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有華越赴

司改換月日以疏　上聞、候　旨未下、華越投揭臣

部、大略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　祖宗之法、　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　旨處分令越去、奉
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党、輒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欽此、臣以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体訪、而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徧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

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体。未
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
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
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為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
以為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
聽斷在地方、處分在　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既而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既已會同叅勘、着行與
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間
楚王令校尉夏棍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

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貺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　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　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倒該即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

謄上煩　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謄數本分送各部其事之始末此臣令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　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于天下聽　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

質何敢欺誑　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諱敢于二三千里之外冒昧擔當乎益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閱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

康小人也察處已久使求乘規闖用事時借門戶求起規闖亦鄙而斥之

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事相聞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頤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

足服人、又無事過特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爲　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　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收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　御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五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郡人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　叅閱

唐宗伯占星集

叙　唐文獻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覃恩榮慶叙　井陘道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必三年廹考、始得貤榮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廹考、輒得遷代去、

謂寧以秩酬勞不欲以濫茈爀若主爵者靳之云不侅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上以升儲思得拜璽書榮及再世無事迨考也君先任山東憲副子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井陘不得以再世榮即用大叅備井陘不遇覃恩不迨考不得即爲再世榮用大叅備井陘未及期已褭然三品綸爲再世榮也可不爲非常之遭哉顧人知豔君之取于上以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陽成皐間。其權未有分也。淮陰一下趙。使人登華山持赤幟。幟有齊燕而楚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三輔雍岐重。國家都燕薊。則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日下郡國。而日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宮卒田其壖地。以充軍食。唐聚重兵關中。其後彍騎之士。率取諸岐華蒲同諸州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即古之恒山。其地翊護神都。每秋防守三關。軍屯營塢。交相錯。斯不亦股肱重地乎

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畿下。則此爲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壁門戶者。國家雖號秦冀。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其于爲地擇官。爲官擇人。蓋日鰓鰓焉。公之所繇以東省徙也。即東人亟爲謌九罭。而卒不能留公。當宁之意念深矣。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敘 密雲備兵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叅聯棊布。而

寄雲居其一寄雲卽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鎬寄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皇之有戸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天子赫然思固其圉于是益餙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必愼簡以克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夫旣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寖假而授之旄鉞建牙開閫歷閱于諸邊以熟習其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爲天子借筯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

籍十餘年于此、聞諸大夫國人之論、無不籍籍于今
晴江王公、公所謂忠勤廉幹文武足憲者非耶、公以
進士起家爲郡司理、入爲比部郎、一切讞獄明允出
典名郡、用循良踔特有聲、擢按察副使、治兵覇州、會
虜歲窺近邊密雲、時有震鄰之虩、則又徙公密雲矣、
居密雲三載、以最加按察使、而治兵猶故、亡何虜入
遭大創去、有詔旌公、再加公布政使、而治兵猶故、夫
國家之議功賞令甲備矣、惟公鴻勛鉅伐、載在盟府、
至累受旌異之典、官三遷而地無改、則是公與地交

爲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與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四主退二多譽四多懼則遠近異也（凡爲薊鎮者皆用此議於中丞尤詳）密雲居天子肘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即瑕釁易起治兵使者或乃目爲懼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責冑首虜以爲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所轄若通州寳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切嚴斥堠謹烽燧時閒諜核功實勤操備無不畢智竭力爲國家豎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馘不以詡已而以颺衆繒帛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

不以養交而以麼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瑕璺之地而多膺祉福由憲副而爲按察又由按察而爲布政自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爲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仗焉若軾式焉今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跂步某所二天在玆其敢忘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爲社稷賀而賀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藎國家自大寧旣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鏤

脂刻氷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筮仕服官以來績劾彰灼。然間按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廉祗已。則不染之介也。悃愊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丈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

碑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蘂王廟碑記　鄭州嗣守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蘂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頹、鐘唄稀聞香火幾絕、今上某年、偶以聖體違和、肆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爲上祝釐、維神赫靈、眷衷潛啓、進香祈禱、詔使甫出、而聖體悅康、慈情欣慰、用思答景貺、展嚴禋、俾自今垂之永永無極、于是勅内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宮近侍張忠、賫内帑金錢前往卽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爲樵林牧徑、敗壁頹垣、蝕于蝸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之、梓材既飭、丹雘畢施、計昔無而今剏者爲三皇殿

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既圮而更新者爲藥王
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屏凡若干楹其外則
繚以周墉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構三門洞開
信哉其爲閎侐之宗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
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
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明陰洞陽乃與岐伯等
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醫王
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
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襲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

類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禮度越千禩要以保國佑民其非瀆祀不經明甚又況明神昭監似嚮荅禖臯極歛福助天申祐維功維德載在祀典遂宇崇宮嵺盤鳳峙歲祭時享有其舉之詎曰可廢乎哉是役也詔出內鏹若干緡不以糜大農一錢拓地傭工皆有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不加擾又慈皇以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天子以保身保民之心仰承啟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

世廟時有此議或云以三皇爲醫師似干瀆禮

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薇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籙
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眎、後天地而不
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麗牲之石而系之
以銘、銘曰、瀛州之陽、神靈所即、翼我皇圖、宜廟食兮、
睠茲故宮、代稱有侐、既久而圮、會冉華兮、允哲文母、
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兮、穆穆我后、歛時福極、
維神降康、祀崇德兮、錫鑾詔使、維歲維飭、塗丹渥金、
以爲飾兮、甲觀峩峩、閟宮翼翼、我皇功德、竝崱屴兮、
千秋萬禩、奉之靡忒、苾芬爭享、維牲特兮、風馬雲軿、

是降是陟。永佑我皇。福田植兮。微臣職史。來者取式。
爰綴斯辭。金石刻兮。

董宗伯容臺集

疏　　董其昌

報命疏　纂修史錄

玄宰先生文章絕代必有紓謨碩畫可稗當世者而簡之家乘一無所載止有此疏有關史錄故存之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僕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
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
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𠰗見應天府例
無工食而其書克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傭
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
書沈僎亦錄七年邇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本但據原
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
林院待詔朱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
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逭也但臣有删

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誅國尤有進於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

大臣皆有小傳敘寥數行裒鉞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求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旣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

十九年其書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逆於事外。刻印鎖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姚臺元可參閱

焦太史集

議　焦竑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狃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

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巳嘗槪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餧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　上統馭方內仁懷義震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羣不逞之徒鈎連盤結特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

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度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

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罷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予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得為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罽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襏襫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為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為等死耳與其死於餓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為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棼棼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

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巨測。有備則不若所求於民者多焉所費於國者少我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迫其死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

賑饑發粟之韓部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孰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修史條陳四事議

所論史事不減劉子玄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

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 懿 熙 仁
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 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
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
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
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
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
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
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跖蹻

亦書寒族雖夷鮪並誅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玆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

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於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

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决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

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令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籍。令班馬名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

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　聖祖

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

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

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令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

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

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

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

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

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郁汝持子衡

無錫周如璽鴻章參閱

許光祿集

河東案略　許維新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

先生為平陽備兵時所著今采其切要者數篇

兵防二、夫平陽所急。唯在備河。河去鎮四百里。山險迂曲。升空入谷。輿垂徑外。不可輿以馬。不可馬以步。

至扳挽而進，日夜行不過百里，是以道臣從不至，即總捕若查盤廳佐，亦不至也，賊至必三四日乃得報。又三四日兵乃集，又三四日乃抵河，賊飽而去矣，兵向不得見賊，賊熟知兵期會伎能，必出此，故不備而笑，往年賊住日多，故兵得及之，然率疲無糧，枵腹雨中，語曰，百里趨利蹶上將，固其所也，時余欲設兵河上，選鋒三百，相踐更，以一指揮或兩戶侯將之，會高太守條四事，曰建城堡，備糧餉，買戰馬，造戰船，皆要務而首所需者餉也，乃檄之衛，使清冒餉以充，得老

規此則軍衛之空籍可提者

弱幼驕役（皆亦僕也）五百名。名月餉四錢。歲得二千四百有奇。餉既得以三百不足分防。別以選卒爲先鋒。得三十七人。太守募勇敢武生任道統、道洪、親丁合十八人。敢戰邊卒爲項領。且敎習之。四人踐更卒。月餉六錢。還衛如舊。選鋒邊卒親丁月八錢。不踐更。踐更以二季爲期。將軍廩月三兩。兩翼武生減三之一。回來寇大寧吉州爲衝。兵須屯馬鬪關、河遏山不可城。沿山壘石而屋。不足者僦廢舍居之。營一官舍與三將。費三十餘緡。武生選卒壁於永和。亦僦廢舍。歲費三數

纓炊具皆畧備。有儆則選鋒偵探先登。山河嶮崎不便馬。爲諸將武生裝重市五十匹。匹率十緡。駃騠在焉。弓矢衣甲。如軍將數。費二百餘緡。皆出冐饟歲時私犒若勞將則以本道贖克之。督撫魏公。近有造攻具。亦費數百緡。別取府藏。其目與收補法具原移中。卒不習技擊。督撫發材官六。使管帥婁鴻業統而教之。壬子八月。賊以三十至。往時奪舟來。即舍筏而登。飽乃掠舟去。以本道沈諸舟。無所掠。賊據其舟不敢下。任道統率十人者。泝流捕之。賊見兵少。抵岸射武

生據山發勁弩殪之賊怒羣矢皆發射傷略相當親丁田萬鍾者奮矛而下曰殺不殺胡別爲賊披靡皆爭趨舟見無後繼又下羣射之萬鍾中目死賊奮而登道統手刃一人削半面乃退復挾舟順流抵闌見山上列幟成城移舵西岸西岸山上曰大鼻奴爾爲賊使山西沈吾舟先生計又來作祟耶下大石推之賊叩頭盡棄其所有而奔是役也親丁斃一人傷十二人寇殲二人傷十餘人自是不敢至矣癸丑四月寇恨前不得意又遣一人曰劉繼河來覘兵強弱爲

羅卒所獲，鞫得諸寇黨主名，可三四百人，散處延鄜綏德諸郡邑，繫繼河以其主名移秦，捕得四人，發延川獄，會晉邊吏雜鞫之，賊不敢出一歲矣。先是賊彼黠恐喝人，或稱回（回即回夷也），或稱延綏邊上勁兵，以故諸軍虎視不敢近，至道統以十八人敵三十人，賊何異之有。夫回賊來寇，必自興嵐以上，掠舟順流，乃能至。罷然不乘船則不可行劫，其後不掠本地之船，則無從過陝歸巢。本地過渡之船，則賊寇逃命之慈航也。往時船丁多與賊通，茹其厚賄，渡送過河，是以兵難追逐，

船隻斷絕。屢會嚴爲厲禁使舟遠賊該州縣至使人守之。已而守者與船丁同犯不以爲懼。則厚餌之故薰其心也是以本道親至河上。碎其舟而流之。重椎無算。彼則以不便土人往還爲解。不思國家設險。全（河爲秦晉通道）在河流。以爲東西天塹潼關開鎮往來者必道於彼（所當防守不止同表小渡也）乃其正路也若處可徑渡。則潼關不必設矣。是以孛劉之變有 旨盡廢渡船。非近事之明鑑乎。而秦人必以不便爲說。且云秦非晉土。何得併禁其渡。彼生理於秦。吾不得而問之矣。彼盜賊於晉吾亦不得而

問之乎。秦人之在晉獄者何限也。若以為秦人不可問，則回亦不必捕矣。往來渡河所關者小。巨寇行劫所關者大，遡來寇至躍馬攻村，與北虜無異。焚人屋宇，執人婦女，毀敗人陰陽，殺傷官軍。把總指揮皆受其擄辱。此尚可以過渡之小便，博夷虜之大害乎。而秦人必欲敗此禁防，不令遡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亦不過商賈行人之小阻。迂曲其路徑而已。豈若屠戮盜劫之慘慘，及沿河之郡邑哉，或曰為其渡賊禁渡賊耳，何必罷船。蓋渡船既多。則禁防不便即船丁

不與賊市賊自奪船而歸處處皆是梯航隨在都有便路即欲把截逐捕從何而施惟絕其渡船則賊之歸路既斷而賊之垂涎自消彼在敵境如在陷阱既無歸路無論勝兵剪除即使數十人尾而隨賊前不得食後又何往三數日間不爲禽虜則投河流彼何敢輕入爲寇哉唯是鄉寧而南至於蒲州率有炭船往來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內臣稅錢多係宗室勢要人家有司不肯禁絕要自賊來自北多在吉州大寧之間下水易行尤自可慮若蒲坂而北係是逆流賊

舟無自南而北者、即使歸路奪舟、不在此間、猶屬稍緩、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無事之時、炭船或可容留、但許自鄉寧南行、不許北過吉州、一有盜儆則一切炭船盡各屏絕、不得載渡、該縣須將各炭船取有干結編定字號、有不遵約束、擅敢抗違者、無論失事與否、以通賊論、沒船破家、重遣不貸、其間多有載鹽者、仍當呈允鹽院轉行陝西一體遵照蓋鹽院兼制秦晉法自易行故也

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顧今不能於餉、即賞

之無措要使自爲生計亦可謂不費之賞矣諸軍在河常二百餘人操習之暇率是坐食不虛此有用之力乎似應移府將其應得之餉發一二月以爲工本本管官旗就其所能勸使工作織屨編巾鐵冶土木或沿河屯種曠地皆可規利厚者長其生計貧者娶婦成家既有得利之權亦免久戍之鬱吾在松江常以施之水哨一月獻衣甲雜貨八十擡超距而出殊可快也倘亦已然之事乎

殊見調度細心

要之養兵屯戍然官之計耳而回非不可撲滅之寇

也直地方成玩養此癰耳要地方自足辦此不須兵也回之來寇不過數十人一縣設備不難百人見有弓兵巳足三十人再以鄉兵六七十人則回何難制哉吾嘗檢馬闕弓兵本三十人而少七人問何往曰該縣取以充書佐之用也何名乎其二十三人者半老弱人則弓兵無矣鄉寧縣以六百門夫張典史率之而走則無鄉夫矣舉一處而他處何不然哉趙梧翚一村人鳴鼓控弦以待而回不敢近賀元徵以兄弟斬賊二受督撫賞諸賊相戒不入大寧彼非鄉兵

乎各處捕官巡檢有能實加訓獎養其精銳彼習見回之不足畏則自能賈勇致防人固其圉縣各將縣若有大寇臨疆犄角之烏有連數邑之力而不能禦三數十之侮哉如此則典史巡檢即將鄉甲即兵守令即大帥以本道綱領之又何以久戍為哉由此則

（二千四百此先生在平陽查衛籍所得）

歲省冒餉二千四百積十年可克縣官重大之用則國家吏民自足了地方之事別議兵將者贅疣也非正道也則即以此事進退河上諸吏可也

一操習軍士處有之而處率虛文至平陽有軍衛設

兵道，而操習之虛文亦少。平時領操官員，雖按期稟請，遙聞鳴礮數聲而已。武備之弛，不在下而在上，上勤而下未有敢怠者。顧操習之法，行營校射而已。近日督撫魏公倣邊方製火器，始有校打皦法。此亦射之類也。教士卒，須先教將，今之將，則各武職是已。武職平昔，半無弓矢，即間行操習，如或月而食，豈能濟於緩急。然考武職者，必以弓馬，如士子之習帖括，若士子不知帖括，即精於騎射何用，武職不閑武事，即閑於雜技何用。因與諸職約，今後查注盲考，一以騎

射爲據。騎射精能。即素有小疵。仍考上。騎射不習。即他衙門注優。仍考下。由此各弁始習於其本業。朋爲偶以領操。大吏督之。其卒伍以次而校。旬凡三。即不俱穿楊。而十得其五。上者命中。余以隙校閱之。然有罰必賞。初校費可五十緡。費出府收該衛還官月銀之積。後以賞不充。不能常校。再校而賞其甚優不濫及。庶可常也。昔种世衡在青澗。苦士不能射。由此是非曲直。一斷以射。而兵稱無敵。後之校兵如大理者其可哉。余之考武弁以射。竊种之意而未竟也。夫操

練衛軍、止可備調發、若河上回賊之類也。北偏去石州近、震鄰邊徼。各處深山曠谷、多有土賊、如岳陽山中。積住沁源交水靜樂流民、常以數百計。該縣城內居民不過二百家、往年聽其嘯聚。遂爲諸盜淵藪劫不敢捕。力不能驅。幸其小竊耳。假使其狂逞乘隙。以二百家之城而當彌山之寇、寧可幸耶。該縣傅尹密發其事、號召隣境、漸次驅之、而先之道檄、此從來養癰之禍、幸不至於決裂者、尹之力也、至于霍州而東彌望空山。汾西之墟。四連荒嶠。垣曲界於河南、歲暮

分兵防守。然此等諸處平居無事。可無桑土之慮哉。各處皆有鄉兵。多設民壯。鄉兵既無專責。而民壯遠歷上邊。夫上邊修守故事也。而多逋逃不濟一錢事。故邇來各縣多議解銀。免其上邊者。此議實為兼得。合將餘下壯丁。官給弓矢利器。巡捕官率而習之。朔望之期。長官時一校練。其鄉間武勇之人。有願効力者。籍名在官。免其丁差。農隙之時。教習保甲。為之領袖。鄉隣有急。捕官率民壯鄉兵相機捕捉。有功之人。給賞如格。本道出巡。即以校練能否為諸吏之惰勤

四季比校即以盜賊有無爲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務練兵捕盜而干與他事即各冊稱賢稱能決不免於下考其指練民壯而受常例指查鄉兵而科下程一有犯者便即斥之夫以各州縣之兵可作各州縣之備脫有不虞連友邦而爲勢其細可以弭盜其大可以禦虜澤潞兵爲諸道最正是練土人豈其取給於尺籍哉至于本道諸怏卒係孱夫僅知弓矢止供郵筒之役不堪禦伍當鋒前河上有急而出單車輕於一葉此豈所謂居重之道也即不能增役加費而

若西北各鎮俱能率屬如此則地方俱可城矣

衙門諸役，頗有閒人。如民壯輿夫舍人門皂皆懸弧矢之具。可充爪牙之材。遴選當以弓射進身。居閒亦宜射力相競。有急而出。皆是赳赳武夫。誰謂坐食百人無一隊之用乎。昔种君教射，婦人小子。亦皆習之。由此乃成盛旅。吾數數有意，而未之成也。

一弭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擾擾，失盜繫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槩也。夫保伍連坐。商君之法也。有商君之

烈。而後法可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免於狎覩而戲應之。夫盜至暴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前。又非父兄子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趨。非但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即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此其失事。逮繫朴責則有之。即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有廩食於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既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究之文虛矣。臨盜既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以虛喝而責人於實禍。以犯難而輕

望於路人。此必不得之數也。無論敵捕盜、即伺察糾舉於本伍亦不易行、如一村之中、某善某惡易知也、如曰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寄作某事、則何能盡知、若曰必偵伴蹤跡之、彼爲盜奸徒蹤跡詭秘、遠近不常、孰有餘閒常伴而跡之、即善良之人、亦多商賈遠出、豈以出本不常、便能決其在外爲盜、一槩糾舉、勢所必難、失於糾舉、又坐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而坐待行保伍法也、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以輕則朴責逮累、便可

示信守望犄角或可助防然富室乃患盜驅貧爲富人情不樂孤村乃患盜强衆保孤勢遠難行要厚積勢孤之家亦蚤自爲計何待委命於官也州縣捕盜之人莫衆於守城民壯各處多者五百少亦二三百巡緝逐捕正其事任然往日使此輩巡路城之四方每役一人以一人而責令捕一路盜是兒戲事也此輩領役全不問盜惟逼同地方火甲羅事生端搔擾騙詐或報喧鬧或呈厮毆爲捕官心腹雞犬不寧莫若就法爲法去其爲害而增其爲利然一人捕一路

爲盜笑耳。路俱各增爲十人。該州縣選其精壯武勇者。予以弓刀大杖。繫以年貌姓名木牌。擇忠實稍長之人。編爲頭領。使統領十人。日夜巡徼。一面但許夥行。不得分散。蓋夥行則有統紀。勢衆賊懼。分散則勢孤難保。人便其私。喫緊之處。全在於此。遇逃賊則齊力捕獲。遇行劫則糾衆救援。獲得賊贓。半以充賞。止許一意緝盜。不得絲干他事。但有食人一物。騙人一錢。呈報一雜事。毆辱一鄉民。重責八十枷遊究罪。巡行要在不測。忽此忽彼。徧歷鄉村。食宿無常。風飡野

止。迎官聽差。決不許奪此諸人兩月一更。以均其勞。武職之闒冗不良亦在于考核之失此可通行也

武職官考。與文職又自不同。文職年年去來。人各一考。武職一生在任。少有遷移。從來注考率是錄舊。即府道亦以爲無甚關要。襲而仍之。不惟材技無以自見。一經劣考。終身朴責。夫戒飭官邪。與其改也。無問改否。而常年戒飭。彼即有改心。自知無益。不如縱任不過戒飭而已。是阻人之遷善。而長其不肖。此積習爲之也。吾常見百戶張國用李時恭皆年六十矣。猶懸女孽之罪。問其事曰。幼時不知法誠有之。三十餘

年矣、夫淫穢之行、委玷官常、顧經戒十次尚不盡法、其人已老、戒之何用、或曰如此之類、亦不忍波及各弁、寧以已破之甑當之、是則然矣、豈考官之意乎。凡武職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洙泗闔閭中林赳赳、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過責諸曹以不必然之法哉、大悖倫常、重干操守、法無赦、尺寸之朽、可以略之、已然之玷、不復再追、而一以騎射材力爲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鄉曲睚眦送訪奸徒不得脇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細過、則連抱之具有

以自奮。而彊埸得用。其經戒而懼者。亦思及於寬政。而洗垢可期矣。指揮馮承祖諸人。千戶黃元慶諸人百戶秦世雄諸人。命中穿札。其嚼然者也。崔天胤雖陷於賊。而獨力難支。譚世輔何義元。引避不前而知過自奮。武徒矯捷。殊是空群。故亦戒而用之以責後功。其諸類此。難以名盡。蓋武職非同文員。須入奬拔如河上有事。出頭成功。便是薦本。誰得而掩之哉。故願諸世職自力焉。